

詠祝文丛

守 夢

成風編

鄞州优秀短篇小说选

鄞州文联

調祝 文丛

守梦

鄞州优秀短篇小说选

鄞州文联

二〇一一年八月

目 录

蓝色倾情	吕 悦 (1)
芳梅与六海	谢武稼 (19)
红手巾	何其钧 (27)
我们真实地生活着	高雅菊 (36)
天使与魔鬼的赌注	绿野居士 (49)
彼岸的女人	谢觅之 (52)
遇见蔡爽	余 余 (61)
望星星	韩文建 (68)
银色的奶娘	钱 鹤 (78)
神医	陈 竹 (80)
爱情神话	汪 仰 (84)
新古典爱情	梅子雨 (92)
义犬	沈珈如 (108)
棋局	屠音鞘 (111)
蜗牛阿布	盛 卓 (118)
跳棋，羊，前男友	葛迎春 (122)
守梦	俞永富 (128)
深水	海冬青 (134)
后记	(168)

蓝色倾情

■ 吕悦

我常去一个地方，那是一家名叫“蓝色倾情”的咖啡屋。之所以喜欢去那里，首先是因为这个店名，去了之后才发现这里的气氛非常适合我，清静、雅致，有种亲和力。坐在这样一个地方，无论是跟客户谈生意跟朋友聊天或一个人翻翻书，都会很舒服很惬意，心里似乎很熨贴的样子。我不知道这样一种氛围是否是店主刻意营造的：这里几乎就是一个蓝色的海洋，沙发、茶具、桌布甚至餐巾纸都一律是蓝色的，小小蜡烛在浅蓝色的玻璃樽里，温柔地吐着火苗……我想店主一定是对蓝色情有独钟的；但当我见到了她——蓝色倾情的女主人，我突然发觉这种温馨和熨贴的氛围更多的是来自这个女人，她那种与生俱来优雅沉静的气质。她大约三十多岁，很清瘦的样子，白皙的皮肤，端庄的五官。她好像不大喜欢化妆，总是素面朝天，干干净净。白天她喜欢座在靠窗的位置上看书，晚上她会弹几曲钢琴。一段时间下来，我发现她每次弹琴的时候，总会先来一曲“LOVE IS BLUE”。我是这里的常客了，经常看到她，她也总是对我微笑点头，但我们从未说过一句话。看到她我总是很舒服，她的毫不张扬的美大概是令一个女人毫无妒忌地去欣赏另一个女人的理由。尤其是她的眼神，那么宁静平和，以至于有一种与世无争的纯净，这种眼神会除去我的浮躁心态，让我像沸水中的茶叶慢慢沉潜下来。

真的很难将她与店主之间划上等号，在我的印象里，她从来不去招呼客人也不管收银，更像是一名钢琴手，甚至像蓝色倾情是老熟客，比如我。

我在这座城市已经好多年了，但我对它并不熟悉，总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因此也不愿像亲近故乡一样地去了解它，而我又不愿因为思乡而

回故乡。我想每个人总有自己不愿提起的东西。好在我的职业比较自由，所以我才可以经常去我喜欢的咖啡屋喝上一杯苦苦的卡布基诺或一杯酸酸的柠檬水。

徐宁是我的老客户了，确切地说是老朋友，可以谈心的那种。他通知我下午三点的飞机来A城，说晚上得赶回去，逗留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必须马上签好合同，问我他到的时候我会在哪里。我说，跟客户约好喝下午茶，在蓝色倾情咖啡屋。他开玩笑说，嘿，你的日子过得真舒坦，喝下午茶，好啊，我也来喝下午茶怎么样。徐宁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因为跟我太熟悉了，才会有几句玩笑话，其实他知道我说喝下午茶就是谈生意。好，我说，等你买单。他又问了一句，哪里？我说，我们公司对面那条街的第三个拐弯处。

徐宁到时差不多快五点了，客户走之后我一个人又等了近一个小时。接近吃晚饭的时间了，蓝色倾情里只剩下我一个客人。徐宁一进来就看到了我，说，可让我好找。一边脱下风衣一边头也不抬地加了一句：一杯清咖。他把合同递给我，说，反正这次合同跟上次没什么大的改动，数据上你核对一下就是了。

我接过合同来看。我可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我知道责任的轻重，非得有十分的把握我才会签上自己的名字。

徐宁。

我和徐宁几乎同时抬头。是她，那个女人，蓝色倾情的店主。咖啡还端在手上。

徐宁愣住了。你？他浓黑的眉毛皱了皱又往上扬，是惊讶后的惊喜：是你！

因为徐宁，我们三个人坐到了一起，我跟她说话的感觉像相识多年的老友，虽然在这之前我们从未说过一句话。她的名字叫钟雨，我感觉这个名字听起来蛮熟悉的，好像听谁说起过。

人与入之间真的是有缘分的，就像我对她有好感一样，她说她也有同感，她说有时候她会在我身上看到她自己的影子，很奇怪。其实我们长得一点也不相像，不过有种感觉——用徐宁的话说，有几分神似。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渐渐明白了钟雨为什么每天会弹一遍那首曲子——LOVEISBLUE，也渐渐知道了蓝色倾情的由来。

那晚老林约他一起出去玩玩的时候，吴涛一直犹豫着，说实在的，心中不是很情愿。他知道除了喝酒吃饭，再唱歌跳舞，外加谈点公事。他觉得这样的

生活很累，不如早点回家看电视。但老林的公司前段时间刚加盟自己麾下，可能还有一些关系没有理顺；再说老林的公司效益一直不错，自己也想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在老林的再三邀请下，他勉强同意了。老林神秘兮兮地说另外还请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彤，以前你还和她一起吃过饭呢，还有彤的朋友。哦，他心不在焉地答应着，记忆里彤的印象有点模糊了，只记得她很能干，且小有名气。老林似乎蛮欣赏她的。而自己已近不惑之年，他自嘲地笑了笑。

在彤家的楼下等了近半个小时，老林打电话催了无数次。他想，这就是女人的矜持，唉。他坐在车上，无所谓地看着眼前的人晃来晃去，没有老林那么焦灼和不耐烦。而她们终于来了，虽然她俩刚刚从另一条路上拐过来，身影并不那么清晰，第六感觉告诉他这就是，虽然老林并没有说。他觉得他的目光因此而鲜亮起来，从而激发了他某根神经。他不自觉地一直盯着那两个人，直到她们上了车，带来了一股淡雅的香味。

老林慌不迭地介绍，这是彤，不用多说了反正你们也认识。这是雨，彤的好朋友，雨，这是吴局。他转过头向她们微笑，这才看清了她们的脸。这个叫雨的姑娘居然笑得有些腼腆，脸微微红着。车里散发出一种清新的香气，像是芳草的气息。他觉得很舒服。

老林跟雨好像比较熟，他问这问那，彤和雨也说笑着，气氛就活跃起来。后来吴涛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他说起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他说女儿升初中分班，一开始分在二班，后来不知怎地把她调到了一班，第三天又把她调往四班，好像说是某位同学的家长跟老师通融了一下，调进了一班，就把我女儿给挤出来了。四班好像是慢班，总体上学生的进度比较慢一点。依我女儿的成绩，应该是分在快班的，而且女儿说原来小学时好多同班同学都分在二班，也熟一点。我就到学校去找校长商量，好言好语说明情况，要求让我孩子回到原先安排的班级。哪知校长竟蛮不讲理，说，我们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怎由你们自己挑选。我忍住火气说，二班原来的同学多一些，我孩子比较内向，不善交朋友，何况她原来就是分在二班的。校长一拍桌子说，我说不换就不换，换来换去由你们挑，不是乱套了。当局长这么多年，他还从来没碰到这种事情。他一把拉起女儿说，我孩子不在你们学校念书了。后来他跟好朋友说起这件事情。第二天，校长就上门来赔礼道歉了。说什么原来不认识，不知道你就是……请多包涵之类的话。雨在心里想，幸亏你是个当官的，要不上哪儿诉苦去？正这样想着，吴涛说，我是当了一个小官，换了人家普通百姓，被骂一顿受冤枉气后，还不是无可奈何？

雨想，还算你能说几句公道话。这样想着，心底就对他生出一股好感来。

后来吴涛常常对雨说，如果那天晚上我拒绝老林的邀请，就不会认识你了，那我会后悔一辈子的。雨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说了几句公正话，我才懒得理你呢。吴涛笑着说，那我们还是有缘的。

车子开到C城已七点多了，在包厢里坐下没到五分钟，菜已上来六七盘。雨坐在吴涛旁边，若无其事地抽了一支烟。吴涛并不欣赏吸烟的女人，他自己也是不提倡吸烟的，但雨抽烟的姿势极其优雅，并未让人生厌。雨的脸很干净，没有脂粉的痕迹，眼睛清澈明亮。相比之下，彤显得比较成熟稳重，她修饰得恰到好处，显出一个职业女性的干净利落。彤的歌声极棒，赢得阵阵掌声。雨默默抽烟，只说是学校熬夜留下的瘾。

雨打量着吴涛，这个男人根本不像四十岁，也没有什么领导的俗架。他亲切，随和，并且有着白皙的皮肤。她想到用秀气两个字来形容他的时候偷偷笑了，因为那通常用来形容女孩。

饭后去夜总会唱卡拉OK，雨唱了一首邓丽君的老歌，声音轻轻柔柔，就像这种声音应该是从她口里发出来一样。吴涛觉得，雨是属于那种有气质的女人，称不上特别漂亮，但是耐看。而雨在想，彤果然没撒谎，这个吴涛还不错。其实刚才在彤家时，雨根本就不想参加晚上的活动，觉得跟那些人素昧平生，在一起会很别扭，只是为了不至于让彤单刀赴会，而且彤再三说吴涛怎么好，她才默认了。三十岁了，虽然孤身一人，但经历过的太多了，正因为见过太多她才有些畏手畏脚，小心翼翼。只想平平静静过，仅此而已。谁知道平静中往往隐藏着更大的危险，它会出其不意地给你来个不平静。钟雨对自己说，你躲不过的。她和吴涛就是从这顿饭开始的，就这么简单。

吴涛把车停在了那桥上，熄了车灯。这个地方他们已来过好多次了，桥下是很幽静的水潭，星星月亮全干干净净地在水上漂着。远处的山峦被暮色染成了黛色，静静地沉默着。钟雨心不在焉地盯着一片波光粼粼，想起徐宁。徐宁是个很特殊的男人，总是皱着眉头，仿佛跟这个世界有不共戴天的仇。他冷冷的眼光让人无法亲近，而对于钟雨来说，这反而成了吸引她的原因。和徐宁的相识非常偶然，记不清是哪天，她的老同学不期而至，拉着她一起和一帮朋友去喝酒聊天。她注意到这个叫徐宁的男人有些格格不入，只是抽着烟。后来老同学要去大坝乘凉，她说太晚了。可老同学是个很疯的人，非拽上她不可。那晚风也是这么清凉，月朗星稀。夜是静谧的，也是诱惑人推心置腹的。他们聊着聊着就不知不觉讲出真心话来。于是她慢慢知道了徐宁脸上的沧桑的来历。

几天后，老同学飞回去了，跟来时一样匆忙，甚至没有道别。而她却不知怎的和徐宁成了朋友。一切好像是顺理成章。而现在，她和徐宁应该算什么关系呢？

远处马路上偶有汽车驶过，很孤独的，影子一晃即逝。入秋了，夜中已有些凉意，桥下的蛙声也稀了。

吴涛拉着她的手，一边揉一边问：还疼吗？你去医院打吊针，为什么不告诉我，好让我去陪你？

她的手根本不疼，一点也不，她下午压根没去过什么医院，她撒了谎。本来和吴涛约好一起去N城，可下午一点半徐宁打来电话说，我一个人在家饿死了，你帮我买点什么。说完就挂了。她不明白自己为何拗不过他的霸道。后来她要走，徐宁不肯，硬要她留下。一整个下午，她都和他消磨在一块儿。而吴涛一直在等她。她于是只好撒谎，但心虚。羞愧爬上她的脸颊，她觉得耳朵发烫。幸好光线暗，吴涛看不清她的脸。

她现在分不清自己的感情究竟更倾向谁，只觉得在这个漩涡里打转迷失。认识吴涛虽然在徐宁之后，但吴涛对她的关爱，百依百顺更令她暖心。而徐宁总是大大咧咧，像毛里毛糙的大男孩。她想，我怎么会这样呢？像个贪得无厌的孩子，什么都想要。到最后来选择的人不是她钟雨，却是徐宁。那天徐宁说，他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流浪且搏斗。他说他不能再这样天天把自己关在家中沉沦下去了。

钟雨说，那我呢，我怎么办？

徐宁避开她的目光，低下头说，我一无所有，不能给你承诺保证，不能给你幸福。现在我什么都不能给你。我……

这就是他全部的理由，他抛下了这堆未完的理由。

徐宁走了，不容分说地。她想，即使用眼泪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徐宁他是那种人。我为什么要喜欢他呢？他是那么固执，那么自私，好像整个地球应该是为他一个人转的，他甚至不考虑她的心情。是的，徐宁吝啬那句话，甚至连一个字也不给，她心里其实是对他有恨的，但不知为何，这种恨和爱却很难区别。自己难道不是一样吗，也从来不说爱，虽然两个人在一起很快乐，对感情的事却绝口不提，彼此似乎心照不宣。两人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谁也没有确定谁，谁也没有否定谁。而现在，谁说他的离开不是一个句号一种否定呢？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

那么吴涛呢？吴涛给她太多的爱了，她几乎觉得自己快被宠坏了，任何事情，只要她开口，吴涛没有不答应的，有的话甚至只是遮遮掩掩讲了半句，吴

涛马上心领神会了。他是那种体贴细心的标准的好情人。有好几次她问自己，在徐宁和吴涛之间会选择谁。她总是找不到答案。她只知道对他们两个她都怀着一种纯洁的情愫，好像同时有两个自己，分别爱着两个人。两个都属于她的自己。可是她经过无数次推断和幻想，最终的结论是吴涛和徐宁两个人都不是她的终点站。吴涛他是人家的，他能属于她吗？她的理智告诉她不能；徐宁呢，太让人难以捉摸，太霸道。她对自己说，千万别提什么婚姻，婚姻有时会让人绝望。

其实跟徐宁在一起有一段日子了，好像徐宁已成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他要走了。他的现实让他看透了許多美好事物的背面，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浪漫虚幻。这背面的阴暗是需要许多勇气去面对的。他终于说出了口，把它演绎为内容。她只能默默答应，让它成为一种结局，但总也是撕破脸血淋淋的残忍，不过总比装腔作势阴阳怪气的隐瞒来得好。他的忧郁是骨子里透出来的，任他怎么开怀大笑也抹不去。岁月的沧桑填满了他的心，是有些偏执的。笑声只当是大雪天一道微弱的光芒，徒添几分凄美。钟雨明白，她跟他不可能在一起，原因太多了所以一个也说不上来。这种感觉从一开始就鬼使神差地萦绕在脑海，而她偏偏天真地去掩饰。结局是面纱背后的无奈。如今，他既已揭开面纱，雾般的美丽也消失了。她不能再这样梦下去。他已一棍子把她打醒，再昏头昏脑、自欺欺人就会很愚蠢。但不知为何有种失落感还是铺天盖地袭来，纷扰她的视线。

她趴在他的肩头让眼泪肆无忌惮地落下来，很久了，她觉得自己已经不会再哭泣了。吴涛轻轻拍着她的背，轻声地安慰着。这是她第一次对吴涛说起徐宁，也是她第一次对着一个男人说另外一个男人。她什么都对他说了。吴涛说，哭一次也好，哭过之后，一切都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等她平静下来之后他问，你觉得你对徐宁的感情是爱吗？她说，我从来没这么问过自己，想当然地觉得就是。现在被你这么一问觉得怪怪的，有些糊涂了。我只是习惯了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某种状态。他说，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依赖。失去了原来的东西你不是很适应，但很快会适应的。她想，是啊，确实是一种失落感。吴涛说，真的爱一个人，就是希望她会过得快乐。这句话钟雨不赞同，说，爱一个人就要千方百计去争取他，为了跟他在一起不惜任何手段。她说，你看过池莉的小说吗？她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跟另一个女人结婚了，那个女孩想了一个办法让男人终于可以跟自己在一起。你猜是什么方法？吴涛摇摇头说不知道。钟雨笑着说，你就是聪明绝顶也不可能猜出来

的。告诉你吧，那个女孩给父母买了两张电影票，说是人家送的，让爸妈都出去了，又打电话给那个男的说那天是她二十岁的生日，希望他能来。那男人来到女孩家，果然桌上放着一个生日蛋糕还有玫瑰花。过了一会儿，女孩说自己头疼，男人就把她扶到了床上，然后女孩就抱住了男人。正在这时候，女孩的父母回家了，见到这一幕惊呆了，女孩就哭起来。几天后，那男人被法院传讯，说女孩的父母告他强奸未遂。他笑着说，肯定是个误会，就不以为然地去了法庭。他万万没有想到那女孩竟然一口咬定他企图强奸。他惊呆了，百口莫辨，最后被判了一年监禁，老婆也跟他离了婚。这一切都是这个女孩精心策划好的。吴涛说，后来呢？后来她天天去牢里看他。男人心里恨得不得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害我？女孩回答，因为我爱你，我要和你在一起。起初男人不原谅她，后来慢慢被感动了，三百六十五天，女孩一天也没有中断去看望他，直到他出狱那一天。再后来两人当然结婚丁，过得非常幸福。怎么样？这主意想不到吧？吴涛感慨万千，说，年轻人真的很有勇气。这才是真的爱情呢，钟雨说，我有这个勇气就好了。一回头发现吴涛忧心忡忡，马上说，看你，又当真了，下次再不跟你开玩笑。

对着吴涛什么都可以讲，工作啦生活啦打算啦，就是有一件事情是钟雨最忌讳的，那就是两个字：结婚。今天上海有同学打电话来说她要结婚了，让她去做伴娘，可是她不能跟吴涛讲，似乎这样会让他难堪。其实是真的，钟雨不是没有想，说不考虑将来那是假的，但她没有办法，说她和吴涛的将来，那是连影子都见不到的，这个话题只会让大家尴尬。吴涛真的很好，做丈夫应该是无可挑剔的，你越跟他接触越了解他就越会被感动、被融化，好像自己某一天会消失了自我而融入他的生命。真的，钟雨就有这种感觉。她不忍心去要他承诺什么，她爱他，她愿意为他受点委屈，也许这点委屈跟吴涛对她的好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吴涛已经有两个礼拜没睡好了。这些天来，哪怕再累再晚，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个影子一晃一晃地，他的脑海里就有一股热浪冲上来，把他炸昏，然后，他瞪在黑暗中的眼睛便再也闭不上。四十年来，他第一次感受这种灼痛；也是第一次在女人面前感到自己的脆弱。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念头越来越强烈。他知道，他已深深地爱上了她。不久前他刚刚发现，她是他这辈子最最深爱的女人。

妻在旁边睡着了。月光洒进来，在她的脸上蒙了一层平静祥和，她均匀的呼吸也在脸上写着满足。妻老了，却变得越来越通情达理，把原来的娇气都褪尽了。他回想自己和妻平平淡淡的相识、结婚、生孩子……从来都是这么平

淡。除了这两个字，他简直想不出其他更合适的词语来。和雨认识以前，他平淡的生活中也有过几段无奇的小插曲。这些女人好像只是平淡生活中的油盐酱醋，改了一时的味道。他觉得他能收放自如周旋其间，并且在感情出现危机以前早早撤兵，以免伤及家庭。他是个顾家的男人。一直都是。包括雨，他能把心都掏出来给她，却不能给她一个家。所以有时候，他真觉得自己冷血。轻轻松松从情场上退下来，并且与她们一刀两断。

可雨不同。她是那么善良纯洁。他觉得自己这次是这样情不自禁把自己输掉了，除了内心最后一道关于家庭的防线，他几乎完全陷入。

雨的笑容又清清楚楚浮了上来，接着他又似乎看到雨和另外一个男人亲密地挽着手，低低地说着话。他的脑袋又一次充血了。他有一种咬牙切齿的痛和脑袋一起膨胀，刺激每一根神经，压迫着他疯狂的意念，让痛苦漫过头顶。在每一个失眠的夜晚，他心里会一直回味钟雨讲的那个故事。有时候，他倒真心希望钟雨有那样一点疯狂的，如果换了是自己会怎样呢？可能也就豁出去了吧。可钟雨不会，她始终闭口不提。他又想，她是对的，如果把事情闹得不可收场毕竟不是好事。苏婉会怎样呢？她肯定受不了的。可现在对钟雨来讲公平吗？每次，他总这样矛盾着，两边都难以割舍。

日子总是这样斯条慢理又从容不迫地过去，不管你的心情如何。

突然有一天，钟雨失踪了，小屋一直上着锁，电话一直打不通。她没有通知他去哪。莫非她就这样像空气一样消失了？这段时间局里事情多，开会多，人来人往倒是热闹。不过他总时不时地想起她，时不时地拨个电话，每每落空，心情就有些恍惚。他想不明白钟雨究竟怎么了，心里担心得不得了，却毫无办法。这天他刚在办公室坐下来，电话铃就响起来，他慌忙去接，却是老林。这几年外贸生意不好做，有几家小规模的公司纷纷倒闭了。老林的针织厂却刚好相反。吴涛建议在那些全棉的T恤衫上加上中国刺绣。样品出来后，老外很感兴趣，一下就定了十万件，昨天第一批货已经发出，估计还会有订单来。老林自然眉开眼笑，拉着吴涛去喝酒。吴涛酒量一直不好，可那天超常发挥，多喝了几杯干红，脸红得像关公，连脖子手心都红了。老林无意中说起钟雨，他说，似乎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

是啊，吴涛说，我也很长时间没见到她了。

老林说，那就给她打个电话吧。

吴涛不说话。

老林说，真奇怪，该用户已被取消。怎么回事？

吴涛心里是意料中的失望，他说，算了，老林，打不通算了。我今天酒也喝多了，想早点回家休息。他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吴涛把车泊在中医院门口，扶着苏婉向门诊走去。天气像心情，一直阴雨绵绵，苏婉脚踝的旧伤又复发了，连上下楼梯都成问题。所以每天吴涛早送晚接，中午又把快餐送到她办公室，看得同事们羡慕不已，都说吴涛是标准的模范丈夫。苏婉听着同事们夸奖，心里也是甜蜜和温暖的，但这温暖里又似乎有种痛，好像脚上的伤，随着天气的变幻时不时地发作。

快到门口时，吴涛的呼机响了，他腾出一只手从腰上取下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原处。苏婉问，为什么不回电？吴涛淡淡地说，没什么事，也不知是谁打的，不管他，走，你先看病要紧。一边说一边将她扶进骨伤科坐下。骨伤科的张医师是这方面的老专家了，苏婉来了好几回都成了熟客。张老镜片后的目光永远那么亲切，使人忘记伤痛。他和蔼地说，你这旧伤是因为当初没完全养好就迫不及待地要走路了，现在看来好像有点骨质增生，不如先做个透视吧。苏婉说，现在脚一着地就疼得厉害，我这脚会不会废了？在他们一问一答的当儿，吴涛早就溜出了门，找一个拐角处拨通了电话。

小雨，是你吗？你在哪里？他的心跳得厉害，呼机中，钟雨留下了她的代号，他的心就开始狂跳，虽然他在苏婉面前不露声色。

钟雨说，很长时间没给你打电话了，你还好吗？

他说，工作还可以。你呢？你好不好？你现在在哪？我……很想见你。

我，就这样。钟雨调皮地说，最近比较烦，不过没什么大事。好了，只是向你问个好。再见。

吴涛赶紧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就最近几天吧。再见。

喂喂……吴涛懊丧地听见手机里传来了嘟嘟的忙音。钟雨不由分说地挂了电话。他悻悻地把手机塞进口袋，一转身，苏婉无声地站在他身后，似笑非笑看着他，幽幽地说，其实我早料到是谁了。吴涛也不解释，只说，这么快就看好了？

回家的路上，谁都没有说话，车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钟雨，钟雨，苏婉心里有一千一万个恨，她恨极了这个名叫钟雨的女人，竟然要来分享属于她的幸福。关于这个女人的事她也是前几天才知道，可是她总是半信半疑。她对自己的丈夫一直充满了信任，当她听到关于他们的谣言，她还站出来为自己的丈夫辩护，说这决不可能。但是她也觉得打那以后心里好像有了一个解不开的

疙瘩，不知是自己变得多疑敏感，还是吴涛确实心中有鬼，反正，她总觉得吴涛最近常常心神不宁、魂不守舍，跟他说句话都半天回不过神来。今天这个狐狸精又打电话来了，真是可恶。她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好女人怎么会去破坏人家家庭呢？可恶的是吴涛竟这么在意她的电话，这么紧张。为什么？她想，我是天底下最笨最傻的人。全世界的人知道了，我却蒙在鼓里，自己安慰自己，自己欺骗自己。那么多闲言碎语飞进耳朵，我不问，他竟然半字不提。吴涛，我真的了解你吗？我可以这样再自欺欺人吗？

吴涛把车倒进车库，要去扶她上楼。苏婉忿忿地甩开了他，冷冷说，不用了，我自己会走。说罢一瘸一拐往前走，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疼，可是没有什么比心痛更让人难过。就让脚再痛一点吧，身体上的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吴涛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他想：她今天是怎么了？她从来不是轻易发火的人。他闷着头，一声不吭进去，却见苏婉的泪水如断线的珍珠落下来。吴涛最见不得女人的眼泪，他心里着急了，说，“好好的，怎么就哭了？”说着在她身旁坐下，把她的脚搁到自己腿上轻轻揉着，问：“还疼吗？”

苏婉的泪水更加凶了。她一直是个要强的人，自己要面子，也要给丈夫争面子，她知道胳膊肘要向里拐，处处维护丈夫的利益。她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女儿也考上了重点中学……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她想，我这样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她惟一爱着的男人，一个被标榜为好男人的人，一个待自己一直不错的人，而现在，他居然在外面有了别人！她想，家是一个什么都不用掩饰的地方，想哭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自从跟吴涛在一起，她一直幸福且满足着，从来没有这么伤心哭泣过，是什么触痛了自己？吴涛偏偏对此事只字不提，装出一脸无辜相。可是自从那些风言风语传进耳朵，她变得如此敏感。尽管刚才她并没有听到吴涛打电话的内容，但有个直觉很强烈地告诉她一定是那个女人。可恶！她永远记住了这个名字，这个给她带来了无比痛苦矛盾的名字。钟雨。她甚至瞒着吴涛悄悄打听关于这个女人的一切，包括她的传呼、手机号码，她都记得一清二楚。作为一个检察官，她要做到这一切并不难。但吴涛从来没有解释过。

吴涛从茶几上抽了几张面巾纸递给她：“别哭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出来心里就舒服了”。

苏婉眼睛通红地盯着他说：“为什么要瞒着我欺骗我？你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吴涛说，那你又知道——些什么呢？

苏婉心里恨得要命，到现在还要装腔作势。你不说我说。她擦去泪水，狠

下心来说：“你跟那个钟雨到底怎么回事”？

钟雨？吴涛有些诧异地说，是啊，我认识她，那又怎么啦？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跟她怎么样？亏你想得出来。真是莫名其妙。他走向床头，抽出一根烟燃了。

无风不起浪，她说，这段时间关于你跟她的事满天飞，你自己不知道？

吴涛说，我当然也有所耳闻。可是我难道要去向人家解释？你也知道，如今我在这个位置，得罪了不少人。去年还有人写信去纪检委告状，说我作风不好，在外面拈花惹草什么的，这样那样的说法多了，你也不是不知道。后来怎么样？还不是人正不怕影子斜？让他们查去！他又说，小婉，人家怎么说我不在乎，可是连你也来怀疑我……我……他说不下去了，低头顾自抽烟。

苏婉不说话，她不知道该相信谁，但是去年确实也发生了莫名奇妙的怪事。那封检举信他给她看过，而且后来经查实，确实是有人在捣鬼，苏婉心里乱糟糟的，她想，不管怎么说，把自己的丈夫往外推总是不对的。毕竟是自己的丈夫。况且，也许他是冤枉的……不过，她想，如果有一天被我查到真凭实据，如果你真有这种事情。我一定会毫不留恋地离开。但是她心里又暗暗祈祷：但愿没有那么一天，宁愿我什么都不知道。

吴涛觉得如果说自己的感情跟小婉像一曲舒伯特的小夜曲的话，那么跟小雨就像贝多芬交响曲。在小夜曲中他享受那种悠闲自在，而在交响乐中，他才能强烈地感受生命，爱情撞击的火花。在小夜曲中他几乎找不到兴奋点，就是觉得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安逸，平淡，在交响乐中，却有太多的高潮让他兴奋得不知所措。他深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却仍然无从选择。说实话，两个都放不下。都说四十岁的男人最危险，这危险只是在于有了外遇之后不能分清利害得失，任感情泛滥，最后导致家庭分裂，才发现另一份情是修不好这个缺口的，得到的也失去了。在自己筋疲力尽之后，失去的永远失去了。这才是最可悲的。他的理智一直在提醒他如何维持一份永久的平和。

生活，就是由许许多多平淡组合而成的，家庭也一样。为人夫，为人父，柴米油盐，一日三餐都是必然的程序，都是被设定好的，没有新意的，却是不可少的。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会享受很多平淡，也许一辈子都是这样，却也是一种淡淡的幸福。只是在遇到雨之后，这种平淡被打破了，雨将他心中埋藏了很久的感情导火线引爆了。他觉得自己所有的神经都被调动起来，并且在跟雨在一起的时候发挥到极致。这种幸福和快乐是他从未体验过的。他相信，只有雨才是与他天衣无缝的一对。这种感受，在别的女人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但造

物弄人，用时间将他们隔得太开了。在他已经长大成人之时，雨才刚刚来到人间。

钟雨是到她的同学那里去做伴娘了，又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本来想安安静静写点东西，没想到天天被妈妈唠叨，脑袋都大了，说什么小时候是个极听话懂事的孩子，等长大了以后，居然变得这样任性，做什么事情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从不考虑后果，也不管流言满天飞，长到快三十了，还让父母操心。钟雨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执迷不悟的人。经历了一段又一段的感情，每次败得一塌糊涂，还不甘失败，依旧我行我素。前几天人家给她介绍一个对象，人品挺不错，家庭条件也很优越，只是离异了。她觉得让人做媒也挺好玩的，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相亲呢，真有意思，离不离婚她才不在乎呢。就去了。一个人迟早要结婚的，和吴涛终归不可能，她想，找一个算了，免得父母唠叨。

话虽这么说，也是自己欺骗自己，雨心里乱透了，她知道，吴涛根本不可能真正属于她，她也不愿去伤害另一个人换取自己的幸福。可是毕竟爱是爱，爱不是那么理性的分析和解剖。有人说那么理智的来看待爱情的人一定是冷血的，不投入的。可是没有办法。总不能不考虑后果吧，怎么办？私奔？不可能。让他离婚？太为难他了。有一次她甚至开玩笑地对他说，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企业家就好了，谁让你当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呢，顾忌那么多。真烦。她又问，如果你不当局长了，没有那么多社会舆论的压力了，你会娶我吗？吴涛沉默着，表情很凝重。算了算了，开个玩笑而已，何必当真。虽然钟雨嘻嘻笑着这么说，可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有几次他们在一起时，他的那位打来电话，他话虽不多，态度总是极好的。钟雨在一边听着心里特难受，直想哭，一边却安慰自己说，没什么，他本来就是她的。自己只不过分享了属于别人的东西，心里又有了偷了人家东西的愧疚。有时候家里人催得烦了，他话语也有些生硬，钟雨等他挂了电话反而责怪他不该这样，好像她和那个“她”是站在统一战线的。这算怎么回事呀。可是吴涛给她的已经太多了，她怎么忍心让他为难呢，怎么可以那么贪心那么狠心逼他给自己一个家？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家可能就意味着将来的一切，也是她最终的归宿。一个人累了，总要回家。这样一个休息的港湾，吴涛不能给，而人家介绍的这个对象却能。他的名字叫康。

康其实长得蛮帅的，可钟雨跟他接触了几次，觉得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她想也许是自己还没有调整好，一颗心仍在吴涛身上收不回来，也许是因为相亲这种方式多少让人觉得有种买卖的味道。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颗心已经有了寄托，不会再去四处飘荡，感情是无法分出来给别人的。她现在才发现自己

原来对感情吝啬得要命。康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能够给她一个稳定的家，并且天天守在她身边。康看起来也不是那种充满激情的人，也许只是为了要娶她而娶她，为了她的聪明和美丽。钟雨想，也许男人在经历了一次爱情以后，热情就少了，就淡得跟水似的，出于本能或别的什么，只想填补一下空白罢了。她一直担心在康身上会留下离婚后遗症。他始终会用一种敌意来看待女人，看待感情。像一壶沸水凉了又煮，鲜味早没了。雨曾经想，这样也好，她的爱在另一个人身上，只是缺少家的形式而康什么都不缺，只是要她这个人，各取所需，也许能平平淡淡过。但雨也有所顾虑，她怕会被这个男人锁住，困死，自己又无法驾驭这个男人，也许又会像以前一样失去自由。这太可怕了。在康眼里，她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女人，他希望把她改造成贤妻良母呢。

烦死了，雨抽着烟，又想起康不许她抽烟，并且在吃饭的时候要她吃这吃那。雨说要学开车，康说太危险不让她玩。在她生气以后他依然泊好车，带她回家看VCD。他只是刮刮她的鼻子，认为她孩子气。

钟雨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吴涛打电话。其实她早就想跟吴涛说了，不过控制着自己，强迫自己去面对现实。现在，她觉得如果不说的话心里憋得慌。这样一个家真的是我需要的吗？没有共同语言，没有真心实意的感情，志不同道不合，仅仅是为了一种形式？她又一次否定了。这样的空壳子不要也罢，何必那么牵牵绊绊的，自寻烦恼。既然没有爱，又怎么可以利用人家的感情。钟雨这么跟吴涛说，吴涛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我好像害了你了。不过，你总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答应我好吗？钟雨没想到吴涛竟说出这样劝解的话来，失望伤心之极，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她咬咬牙说，如果你真这么想，那我答应你。

钟雨不喜欢承诺，因为承诺太重，常常使她感到压抑。感情的事无法预料，她常常会恍惚，从而失去方向。即使把它放在一边，她也会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所以，在她点头答应了他的那一刹那起，她那份茫然更深更重了。事实上，她已辨不清自己的所作所为，她潜意识中的计划和安排就如同煮过头的饭，糊了。

吴涛很清楚地知道，雨是一个不喜欢受到约束的女孩。她总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想法并且会付诸行动，没有人阻挡得了。他觉得从自己违心地说了那些话一刻起，他们之间已经开始有了一层隔膜，并且在不断加厚。他已经开始后悔了，其实他怎么舍得她呢？也许雨认为他很自私，想推卸责任，叫她再去找另一个肩膀。她会这样想吗？也许她就这么想了。

吴涛一直被这种想法折磨着，忐忑不安。一吃完晚饭，他就匆匆出门了，他要跟钟雨去解释一下，他要告诉她自己有多么爱她，他是多么害怕失去她，真的，这种感觉特强烈。

吴涛推开钟雨那扇虚掩着的门，发现她倒在床上睡着了，窄窄的屋子里弥漫着香烟的味道。写字台上堆着一大叠稿纸，地上到处扔满了揉皱成团的纸片。他有些心疼的看着她安详平静的睡态。他知道钟雨工作起来是不分白天黑夜的。他不想打扰她的梦，只希望让她多睡一会儿。他于是帮她把纸团拣起来，扔进垃圾桶。他坐下来，随手拿起桌上的稿纸。她的字迹如同地上的纸片一样凌乱，像是在狂舞。他想，她的字跟她文静的外表是多么不一致，可能这份狂野是属于她内心的一种叛逆。

雨写的小说讲的是一个名叫扬子的女孩的故事，她陷入了一场感情纠葛。她在极度困惑中写下了这些日记：

原来我一直以为，你对我好，但事实上，你更看重那个家。也许对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这并没有错。我们的错误只在那个打电话的夜晚，我爱上你的刹那。我们都忘却了年轮和无法改变的事实。爱情的自私像侵蚀无数人一样，许多次吞没我的理智，让我想独霸你。但事实上，在无数个夜晚，我一直揣测你的行动并且认为自己只是你生活中的油盐酱醋。

所以我常常为自己感到可悲。但我依然那样爱你。我的矛盾和痛苦就像飞扬的岁月一样蹉跎。我害怕面对承诺。我深知总有一天，失败已成定局。而你在感情上过多的投资终于使天平失衡，一次次让我感受你对我爱的热烈。

可我并没有那么伟岸的宽容的胸膛，就像你不能容忍我跟其他男人亲密一样，你与她的亲密也会刺痛我的心。在我熟睡之时，依然想像你的手臂挽着另一个人……

爱有罪吗？若没有罪，为何会这么痛苦？

……

稿纸从手中滑落了。吴涛的心在一阵阵地抽搐。他知道雨是一个善良的人，她始终在他面前快快乐乐，从未流露半点埋怨。但是这些文字，其实都是她最痛苦的剖白。两个人在一起时，从来不谈这些问题，似乎两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他心里知道对她不起，又不知该如何报答，只有对她百依百顺，一千一万个好。但这样弥补不了什么。他是这样真切地感受了她的痛苦。这痛苦仿佛是一个禁区，他们从来不点破。他对她的感情，是这样的刻骨铭心。这样拥有一颗心，是令人悲喜交加的。吴涛觉得自己在痛苦和矛盾中死去过千百